



巴山夜雨

张恨水全集



巴山夜雨

张恨水

博 库

中国 · 美国 · 台湾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权 利 声 明

对从博库网(www.BOOK00.com.cn 和/或 www.BOOK00.com) 下载的作品,仅限于家庭内自己私人阅读,博库公司(BOOK00, Inc.)保留一切的版权权利,包括但不限于:出版、复制、传输、发行、出租、播放、传播、展示、制作为磁盘或光盘等现在已有的及将来技术发展所产生的电子和/或数字载体、印制、镜像、设立网站、上载、下载。未经博库公司(BOOK00, Inc.)许可,任何人不得擅自使用作品,无论是出于商业目的的还是非商业目的。

未经博库网的许可,任何人不得修改、删除博库网的权利声明和权利管理信息。

博库网自行开发或采用的技术措施、技术手段受法律保护,任何人不得侵害、破坏。

“BOOK00”,“博库”及相关图形等为BOOK00, Inc. 的商标。

第十六章 家教之辱

李南泉听了奚太太这种话，倒有些愕然，撑着雨伞在屋子里写字，这和她有什么相干呢？因笑道：“惨极了，在家里摆测字摊，奚太太有何见教？”她笑道：“我就是为了你摆测字摊来的。我现在报一个字你测测，好不好？”李南泉哈哈大笑道：“你以为我真要在家里操这个副业？”她由窗子栏杆里，伸进一只手来，将他的纸笔拿去，就在纸上写了一个“胜”字，立刻放到桌上，然后隔了窗子，抱了拳头，连拱儿拱，笑道：“难为！难为！请你替我测一测，阿好？她一急，把家乡音急出来了。李南泉看到，心中好气，心想，这位太太有神经病吗？怎么把我说笑话当真事？李太太笑道：“你就给奚太太测一测罢，也许她真有什么要紧的事，需要朋友们给她解决。”奚太太将头一昂，笑道：“对了，老李知道我的意思。”李南泉回头看看太太，见她眉宇之间，含有一种藐视的微笑，便了解她是什么意思了，因道：“好吧，我就给你测一测吧。不过字不够，你还得写一个字。”奚太太笑道：“反正不要钱，再写就再写一个。”于是又把纸笔拿了过去，在窗外写了个“利”字送了进来。李南泉看

了这两个字笑道：“奚太太问什么事？”说着昂起头来，向窗子外望着。奚太太道：“我和一个人办交涉，问我能不能得着胜利。”李南泉取了一支纸烟在嘴里衔着，回转来找火柴。他和太太打了个照面，太太却向他将眼睛眨了一眨。李南泉想道，这事有点尴尬，多少涉及她的家务吧。

他心里有了这种见解，拿着奚太太写的那张字条看了一眼，因道：“哦！这是和一个人斗争的事。对方是男性，还是女性呢？”奚太太笑道：“你怎么问得这样的清楚？”李南泉笑道：“你这就有点不讲理了。测字和算命的人也和医生一样，他要问病发药。你若是不告诉我的病源，我这方子怎么开法？你要是告诉了我你对手方是何人，我才能够望文生义去推测这个字。”奚太太手扶了窗栏杆，低头沉吟了一下，因道：“告诉你就告诉你吧，对方是男性，但也有女性。不过这女性是个未知数，也许没有。”李南泉点点头笑道：“我这就十分明白了。”说着，把“胜利”两个字，分而写四。乃是“月、禾”和一个类似的“券”字和一个立刀。因笑道：“今天是八月二十三、午前十时。”奚太太点点头笑道：“不错，有点

像测字了。”李南泉正了面孔不带一点笑容，望了她道：“月字加廿三加八，是个期字。”说着，就在纸上写了个“期”字。奚太太笑道：“有点像了。不过这个期字和我所问的有什么关系？”李南泉笑道：“你别忙呀！”说着，把“胜”字下的力字改为女字，因笑道：“假如其中是个女子的话，是个‘媵’字了，‘媵’字是伴嫁娘之谓，古来伴嫁娘，都是姊妹们。”说着，在纸上写了个“科”字。因笑道：“这是禾字加十二点，犯了奚太太的尊讳，你不是叫朱科秀吗？”显然，这八月二十三的日期，和你关系很深。利字旁边那个立刀，立在你科秀的头边，只照字面上说，是不大吉利的。”奚太太听了这话，脸色立刻一变，红中还带些苍白之色。

但是，她依然强自镇定地微笑道：“这虽然有点意思，还是牵强得很。那个力字，和个立刀，你还没有拼出字来呢！”李南泉笑道：“这已很明白了。你还要详加解释，也未尝不可。不过，我再需要找点机会，请问那女方姓什么？你知道吗？”奚太太道：“我也不太十分清楚，姓秦吧？”李南泉道：“叫什么名字呢？”奚太太正待张口要说，忽然一摆头道：“不妥，你还没有把字测完，我的

秘密，倒全盘告诉你了。”李南泉正要把“利”字的左半边，变为一个“秦”字，听了这话，就把笔放下来，望了她道：“奚太太，可是你来找我的，这样说了，像是我要刺探你的秘密，不提了，不提了。”说着，拿起桌上的铜笔帽，就要把笔套起来。奚太太摇着两只手笑道：“我和你开玩笑的，她叫秦致馨，致敬的‘致’，馨香的‘馨’，有时候人家写信给她，省掉那个致字的反文。哦！拼上那个立刀，那是‘到’字了。这测出什么来吗？”李先生笑道：“到字没有什么，不过合上先测的那个期字，那是‘到期’了。馨字中间是个“禾”字。你科秀小姐是有利一半而在头上，或在旁边。这位致馨小姐，可是将利益抱在怀里了。”李太太在旁边觉得他说得太露骨，便笑着扯开来道：“奚太太，你不要信他，他是信口开河，毫无标准的。”奚太太脸上，带了一分沉重的气色，走进屋子来，摇摇头道：“虽然有些话是很牵强的，那八月二十三到期这句话灌进我的耳朵来，有些让我不好受。还有那胜字里的‘力’字你索性测测看。”

李南泉笑道：“当然这是瞎扯。可是测字这玩意，也是要得自烟土坡里纯。机触得恰当，往往也是言必有中

的。”奚太太走到桌子边，两手按了桌沿，向那张字条望着，因道：“还有那个力字，你何妨再测一测。”李南泉笑道：“我已有江郎才尽之叹了，你若再要我测下去，得再给我一点材料。你可不可以告诉我，男方姓甚名谁？”奚太太摇摇头道：“男方我不能告诉你。不过我可以告诉你，这女方是个寡妇，她婆家姓吕。我把这吕字加上去吧。”李南泉笑道：“好了，好了，我有了个烟土坡里纯了，把这两口子加上，那就加两口子而和好了。力字禾字，都有了交待了。”奚太太红着脸道：“你这字测得不灵，和不了。”说着，也坐在旁边的椅子上，将手托了头，长长地叹了口气。李南泉笑道：“高邻，我看你是病急乱投医了。你是位妇女界的领袖，怎么会相信迷信的事？测起字来，而且这测字先生，找的是我这向从来没有开过张的人。”奚太太道：“我并不是迷信，我若迷信，不会真上卦摊上测字吗？我是满腹疑团，无从决断，糊里糊涂，就找这么一个问津的机会。”李南泉笑道：“不是我作邻居的多话，天下不平的事多了，要管也管不了许多。在这个过渡时代，妇女界不平的事是常有的，我知道你和石太太，就常常喜欢出来打抱不平。上次在疲劳轰炸期中，石太太居然为了人家的婚姻问题来往百十

公里跑到磁器口去。”奚太太摇着头道：“你全然说的不是那么回事。我自己家里有问题，难道我也不管吗？”

李南泉把话听到这里，已经十分明白了。便站起笑道：“高邻，你今天所说的话，我有些不相信，难道你管束下的奚先生，还有造反的可能吗？”奚太太叫着她丈夫的号道：“敬平这个人，有三分贱相，一直是需要我管束着。他在我身边，我可以管理得他不喝酒，不吸纸烟，不打牌，规规矩矩，从事他的工作。不过他要离开了我的话，只能一、两个月。日子久了，他就要作怪。每遇到这种事，我就得打起精神，从头教训他一番。这次，恐怕又是犯了老毛病。”李南泉笑道：“什么老毛病？”奚太太瞅了他一眼，脸上不免带了三分笑容，向他一撇嘴笑道：“你们男人都有这个毛病，离开太太就要作怪。”说着，摇摇头。正在这时，有个尖锐的声音，在隔溪的山路上叫着奚太太。那正是她的好友，石正山夫人。她穿了件浅蓝色竹布长衫，光着两只手臂，分别拿了秤和竹篮子。奚太太迎出来问道：“老石，你又忙着什么家政。亲自出马？”她站着向这里遥望着，将小秤夹在腋下，抬着手向她抬了两抬，因道：“听说你找我，有什么事

吗？”奚太太道：“唉！还不是那件事，你到我家里去谈谈吧。”说着，隔了山溪向石太太招手，踢踏着那双拖鞋，向家里走了去。李南泉伸着头向门外看看，然后低声笑道：“这位仁兄家里，出了什么新的罗曼斯吗？”李太太笑道：“什么罗曼斯，不就是她说的那一套吗？我们太太群里，早已知道了这件事了。她先生现时和一个女职员在重庆同居。她吹什么，还管理先生不许吸纸烟呢！”

李南泉看看太太的颜色，觉得还不会见怪，因笑道：“站在女人的立场，你该同情她才对，怎么你也说她？”李太太道：“谁让她老在人前夸下海口？我们总没有自称家庭大学校长。”李南泉向窗子外一努嘴道：“来了，瞧热闹的吧。”李太太看时，正是奚太太的“对方”奚敬平回来了。他穿着一套灰色哔叽西服，巴拿马草帽，宽宽的边，将大半截脑袋盖着，手提了一支硃漆手杖，一步一步，慢慢在山麓路上走着。看他每个步子踏下去，好像是落得都很沉重。他的家，和这边的屋子是并排的，由山路上下来，都要经过涸溪上一道木桥。奚先生走到溪岸的坡子上，将手撑着手杖，另一只手，托了一下他高鼻子上的眼镜，似乎是有点凝神的样子。他们家庭大

学的学生，已经看到了，喊着一声“爸爸回来了”，大家一拥而上。那木桥是梯子形架着木板的，老远就听到劈劈啪啪一阵响。李先生在那边草房子窗下，以为是打起架来了，也追向走廊上来看。这时，天上的细雨烟子轻淡得多了。山峰上的湿云却不肯轻淡，依然很浓厚，向草木上压迫着。只要在屋檐以外，空气里面，就全是水分。那位奚先生并不觉得这是阴天，依然静静地站在木桥头上，那些孩子直拥挤到他面前，他却是很从容地道：“仔细一点走，滑得很，不要摔下去了。”一个最小的男孩子抱了他的腿，问道：“爸爸，你带了吃的回来了没有？我们老早就等着你呢。”

奚太太应着这声音，由屋子里走出来，她大声道：“你还有心管着孩子摔倒吗？孩子们摔死了，你就更是高兴，你没有了累赘，那就更好去找女人玩了。现在国家危急到这种样子，你们当公务员的人，正应当卧薪尝胆，刻苦自励，怎么刚是疲劳轰炸过去两天，你就丢了妻室儿女，在外面玩女人？无论是在私在公，你……”奚先生看看旁边走廊上，站了好几位邻居，这就把手杖举起来，指点了她道：“我还没有进门，你就说上这样一大套。你

要知道，我不是一里、两里路回来的，我是经过二十公里的长途汽车才回来的。”奚太太道：“你走了二十公里？你走了二百公里也应该。这是你的家，你不当回来吗？若依着我的兴致，我当追到重庆质问你。我在家门口说你这就十分谦让了。”奚敬平虽然向来受着太太的管束，但在朋友面前，他这个面子是要绷着的。他想继续吵下去，恐怕太太会说出更不好听的话来。站着呆了一呆，将身子扭过去，将手杖点着石头坡子，又向原来的路上走回去。奚太太叫道：“奚敬平，你走，你飞也飞不了！”说着，自己就追了上来，她原是穿着拖鞋的，为了走路便利，脱下了拖鞋，光着两只白脚，迳直向前追着。奚先生看到许多邻居都各在自己家里向外望着，他还不肯失落了这官体，依然是缓步而行。奚太太只是一段五十米的竞赛，就超过了奚先生，双手一横，拦着去路。

奚敬平对于这个作风，似乎不可忍受。他取下了头上那顶战前的宝藏巴拿马草帽，拿在胸前，当扇子摇着。但他还不肯高声，皱了眉道：“你这不是笑话吗？”奚夫人两手叉了腰，挡住了去路，偏了头道：“不许走，我要和你开谈判。要走也可以，我们一路到重庆去。”奚先生

不说话了，只将帽子在胸前摇着。石太太在走廊下高抬着手，连招了几下，笑道：“奚先生回来吧，我还在这里等着呢。你回来了，太太少不得和你作顿很好的午饭，你怎么不回来？回来，回来！”她说着，手只管乱招。奚敬平道：“石太太我不是不回来嘛！我不回来，冒着阴雨天坐长途汽车干什么呢？我去找正山兄谈谈吧。”石太太乱摇着手道：“你可别找他。你找他，那是问道于盲了。有什么事，你和我商量吧。”说着，就迳直走出来，直奔到一处。奚敬平笑道：“石太太知道我今天会回来？”她笑道：“我是前朝军师诸葛亮，后朝军师刘伯温，掐指一算，我就知道你会回来的。”说着，一把就把他手上的草帽夺了过去。那还不算，又扯着他的西服笑道：“穿这样漂亮的衣服，站在烂泥里面，你看，也不相称吧？回去吧，有什么话，家里说。”奚敬平看看自己太太光着两只白脚，站在水泥糊刷着的石坡上，身上一件薄绸的旧长衣，腋下倒有两个纽绊没扣，披了一把头发在肩上，实在不成样子。便道：“好吧，我们回去说吧。反正……”说着，他摇了几摇头，向家里去。

这时，奚太太算是醒悟过来了，自己还赤着两只白

脚呢。这就向石太太笑道：“这是个笑话，我一忙就把两只拖鞋忙掉了。”说着，抬起一只白脚给人家看。她是站在一块油滑的石板上的，只剩下一只脚站在石板上，已是站不住。她抬着那只脚的时候，来个金鸡独立势，那双脚像踢足球似地踢了出去。于是身子向后弯着，胸部仰起来，取个重点平均的度数，那只单脚支持不住，屁股向下一坐，就坐在石板上了。她穿的是件薄绸衫子，白底子上的红蓝花点子，已经是只有一点模糊的影子，其形如纸，她向后一坐，压着那后底襟，早是嗤啦一声响，除掉了半截。她这一下颠顿，顿得全身骨头作痛，两只眼睛里的眼泪都要流出来，坐在石板上，有五秒钟不能站起来。石太太走过来，弯着腰将她搀着，笑道：“这是何苦，气是生了，苦也是自己吃。”奚太太右手被扯着，左手揉着眼泪，只管嘻嘻地笑。石太太笑道：“站起来吧，可别把我拉下去了，两人全在烂泥里打滚。”奚太太借着她的力量站起来，那身后压断的半截长衫，没有和衣服完全脱离关系，像挂穗子似的，掩盖了两腿的后面。石太太站着向她使了个眼色，又把嘴向她身后努了一下。她回头看了一眼，把一张气紫了的脸色，又加上了一层红晕，乱摇着头道：“真是把我气疯了，真是把我气疯了！”

她下意识地将一只手掩着后身，就赶快向家里走了去。

奚敬平先生，似乎已知道今天的形势严重，尤其是夫人摔了一跤，必定要在任何人头上出气，其锋是不可犯的。他王顾左右而言他，走到廊檐下，向李南泉这屋子，连连点了两下头道：“没有进城去？”李南泉道：“颇想进城，但是正赶上写点东西，没有走得了。这两天报纸很热闹吧？苏联和德国的冲突，越来越热闹了吧？”奚先生表示对国际形势，比任何人要熟习得多，摇摇头道：“那没有关系，东西两面作战，这是希特勒胡闹的事情。苏联只要再支持两个月，冬季一来，德国军队就没有办法。当我在莫斯科的时候，十月初就下雪。希特勒若不知进退，可能会遭受拿破仑在帝俄境内的惨败。”他正说得洋洋得意，啪咤一声，在身后响着，碎片纷溅，正是一只粗瓷杯子，在走廊地上砸了个粉碎。他回头看时，奚夫人沉下了一张凶恶的面孔，将手指着道：“你还谈什么天下大事！你的家事管不了，你自己这条身子也管不了，你懂得什么？你是中华民国抗战时期里一个大混蛋。”奚先生看看左右邻居，全在走廊下度着阴天，每只眼睛，都向这里望着。明知道太太是个夸大狂，已说

得她是个善理家政、善管丈夫的第一流人物；根本自己在家庭里的名誉就不大好。这时，在众目灼灼之下，人家是怎样揣想着，那是不言而喻的。若不起点反抗，那一切是被人家证实了，于是昂起头来，先淡笑了一声。

他于是向后退了两步，离开了夫人的逼近，摇摇头道：“你简直有神经病。”奚太太道：“我有神经病？我看你简直疯了。在这个时候，抗战到了最艰苦的地步，你还有心玩臭女人。哪里臭毛厕里出来的臭婊子，让你捡到了当宝贝。你是抗战公务员里面，最没有心肝的东西。”奚先生把脸色由红而紫，由紫而更变得苍白，两只手只管气得发抖颤。石太太立刻走向他两人中间一站，笑道：“这是何必？天天望先生回来，先生也是天天想回来，回来之后，两个人不好好说一阵子、笑一阵子，却是见了面就开辩论会，那岂不是有背原意？”奚太太道：“什么有背原意？我根本就是要他回来开谈判的。”奚敬平淡淡笑着，鼻子里哼了一声，因道：“开谈判就开判吧，大不了……”他说到这里，看看夫人那颜色，还是紫中带黑，而且两只眼的垂角，是更格外地弯曲，那气就大了。这个时候，若说出“离婚”两个字，可能会引起武剧。

他说到这里，把话音拖长，没有把话接着说下去，背了两手在身后，在走廊上来回踱着步子。所幸他家的女仆，还能趁机解围，已经端了一把竹围椅来，请主人坐下，同时泡了一杯茶，放在窗户台上。他两手提了西服裤子脚，向椅子上坐着，同时将脚架了起来，笑道：“管他呢，舒服一下子，就是一下子。”奚太太两手叉了腰，在屋子门口站着，因道：“你要舒服一下子，休想！我们当了朋友的面，现在把话说开。”

经过这一度的冲突，奚敬平夫妇，都缄默下来。奚先生是捧了那一玻璃杯茶，就着嘴唇，慢慢呷着。奚太太却叉了两手，始终沉了脸子，垂了眼角，向先生望着。石太太对于闹家务，那是相当内行，她知道这是暴风雨前之片刻宁静。要平息事端，这个时候，来个釜底抽薪，那还是来得及的。于是向前一步，挽着奚太太的手道：“有什么话，我们到屋子里去说吧。你把门将军似的，站在这屋子门口作什么？”奚太太将身子一扭道：“这是我的家，我爱在哪里站着，就在哪里站着。”奚先生对于“我的家”三个字，似乎认为这很可考虑，端着玻璃杯子微微一笑。但他并没有作声，也不向太太这方面看了来。